

毒草批判

小說〔一〕

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編印

1968.4

最 高 指 示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转引《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法，企图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转引《解放日报》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坚决不让坏书毒害青少年》）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同志语录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 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摘录）

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

※

※

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

※

※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

✱

✱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

✱

✱

青年学生不能无批判地争看坏小说

《文汇报》编者按（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

读者来信指出，最近在部分青年学生中，无批判地争阅一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坏书的情况，值得引起重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更加激烈了。资产阶级思想将会疯狂地进行反抗。那一堆上面已长了绿毛的坏书，便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排排炮弹。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还是有力量的。我们要提醒那些徘徊在坏书堆里的青年们，你们要当心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在坏书堆里当“逍遥派”的时间越长，思想上的绿毛就长得越快。到后来，再来大扫除，那时思想上就不那么“逍遥”了。

坚决不让坏书毒害青少年

《解放日报》编者按（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

近来，在一些青年学生中，借批判为名，看坏小说之风很盛。这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必须引起警惕。

当前，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鼓擂得正紧，而这些青年同志置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于不顾，却一头钻到坏小说堆中去了。无产阶级思想松一松，资产阶级思想攻一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是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尖锐的斗争。思想上不警惕，长此以往，不知不觉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

毛主席说：“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法，企图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那些沉湎于坏书之中的青年，你们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啊！……

革命青年毒件和死不失望

目 录

(日六十月二年八六六六) 孙春融《昨日孙春融》

反党小说《刘志丹》.....	(1)
《铁道游击队》——中国赫鲁晓夫的一块黑碑.....	(2)
《保卫延安》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大毒草.....	(3)
《小城春秋》是为陶铸歌功颂德的毒草.....	(5)
《朝阳花》为贺龙歌功颂德.....	(6)
《晋阳秋》为薄一波树碑立传.....	(7)
《风雨桐江》为王明错误路线招魂.....	(8)
自我吹嘘的《我的一家》.....	(9)
《青春之歌》为刘少奇之流丑表功.....	(10)
专写错误路线的代表作《红旗谱》和《播火记》.....	(11)
彭德怀反党“意见书”的艺术标本《黑凤》.....	(14)
乘黑风、掀恶浪的《乘风破浪》.....	(16)
《在和平的日子里》并不和平.....	(17)
大文霸巴金和反革命《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	(18)
《火种》在煽反革命之火.....	(21)
方纪和他的大毒草《来访者》.....	(22)
《下乡集》和他的作者赵树理.....	(24)
《三里湾》鼓励农民走资本主义邪路.....	(27)
黑作家康濯的代表作《东方红》.....	(28)
《丰产记》——“中间人物”论的黑标本.....	(30)
为反革命复辟开路的《春回地暖》.....	(31)
为形“左”实右路线招魂的黑小说——《风雷》.....	(32)

《水向东流》在叫人向“西”走·····	(33)
《我的第一个上级》是个毒草集·····	(34)
群魔乱舞的《金沙洲》·····	(35)
臭气冲天的《香飘四季》·····	(36)
为复辟资本主义搭桥的《桥》·····	(38)
反动小说的大杂烩——《过渡》·····	(40)
《李双双小传》毒在哪里?·····	(42)
丁玲的黑书——《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43)
“写真实”论的黑标本——《在田野上,前进!》·····	(44)
《红日》——一株反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大毒草·····	(46)
严重歪曲历史的《变天记》、《山河志》·····	(47)
美化敌人,丑化自己的《破晓记》·····	(49)
诬蔑我们伟大军队的《战斗到明天》(第一部)·····	(50)
《新四军的一个连队》丑化新四军·····	(51)
《屹立的群峰》诬蔑中国人民志愿军·····	(52)
反动小说《在漫长的路上》·····	(53)
《勇往直前》是诱使青年学生走邪路的坏书·····	(54)
五毒俱全的《普通劳动者》·····	(55)
臭名昭著的《三家巷》、《苦斗》·····	(57)
《苦菜花》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58)
《暴风骤雨》宣扬“好人不得好死”·····	(59)
《三月雪》是臭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翻版·····	(61)
《山乡风云录》是本坏书·····	(62)
专搞谈情说爱的《我们播种爱情》·····	(62)
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百合花》·····	(63)
《南行记续篇》是蹩脚的《桃花源记》·····	(64)
雪克的大毒草《战斗的青春》·····	(65)

《清江壮歌》长敌人志气·····	(67)
《辛俊地》歌颂叛徒·····	(68)
特务陈登科和《移山记》·····	(69)
为“红色资本家”立传的《上海的早晨》·····	(72)
“揭资”是假，歌颂资产阶级是真·····	(74)
——揭开“反资题材”的黑幕·····	(74)
《文明地狱》——歌颂资产阶级的毒草·····	(75)
美化资产阶级的《东风化雨》·····	(77)
《六十年的变迁》是地主、资产阶级丑史·····	(77)
四部《大波》是沉滓的再泛起·····	(79)
《茫茫的草原》鼓吹反动的民族主义·····	(80)
《红路》美化民族主义分子·····	(81)
彻底批判苏修文学的鼻祖肖洛霍夫·····	(82)
修正主义叛徒文学标本——《一个人的遭遇》·····	(84)
《静静的顿河》是疯狂反对十月革命的宣言书·····	(84)
攻击农业集体化的黑书——《被开垦的处女地》·····	(87)
《日日夜夜》——修正主义战争文学的一面黑旗·····	(89)
报刊点名的坏小说作者·····	(91)
坏小说批判资料索引·····	(102)

后记

·····	(102)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反党小说《刘志丹》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严正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刘志丹》就是高岗反党集团余孽习仲勋等人炮制的一部反党小说。

小说把毛主席的一系列光辉论述，偷天换日地安在刘志丹身上，妄图以所谓“刘志丹思想”代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所谓“刘志丹路线”代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小说贩卖习仲勋“没有陕甘，就没有中国革命”的反动黑货。把毛主席和党中央没有到达以前的陕甘苏区，写成“全国革命的缩影”，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小说还编造了一个李拐子搞集体农庄的故事，假借批判王明“左”倾路线，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张目。

这株毒草，从高饶反党联盟被揭发的一九五四年开始酝酿，五易其稿。一九六二年七月开始先后在《工人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载。后为毛主席司令部察觉，没有任其泛滥。

《刘志丹》是由刘志丹弟媳李建彤执笔写的。习仲勋、周扬为毒草的出笼费尽心机。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习仲勋自供：“我对写《刘志丹》一书的主要动机就是利用这本书想把陕甘宁边区写成革命的正统。”“通过宣扬死

人，来宣扬活着的我，为自己继续向上爬，实现个人野心准备条件。”

周扬“审查”《刘志丹》以后对李建彤说：“你作了一个模范。我几年前就希望有人写这样个题材。你写出来了，树立了一个榜样。这本书出来，在世界上都会有影响。”

《刘志丹》反党小说出笼的黑幕，至今尚未完全揭开。据说李建彤原任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她丈夫刘景范，是习仲勋、贾拓夫反党集团成员，当过地质部副部长。

《铁道游击队》——中国赫鲁晓夫的一块黑碑

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是为中国赫鲁晓夫立碑的一本黑书。书中直接歌颂的胡服，就是刘少奇。刘知侠把山东抗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执行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刘少奇，完全歪曲了历史。

《铁道游击队》大力宣扬离奇的“战斗”，绝妙的“战术”，而把真正的铜墙铁壁——人民群众，写成软弱无力，任人宰割的牛羊。它着力描写的“群众代表”芳林嫂，只是一个陷入爱情旋涡的利己主义者。而冯老头也只是一个讲述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为小说扯通了一根爱情线索的庸人。

《铁道游击队》还拍成了电影，流毒很广。

刘知侠原任旧山东文联副主席，是在山东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急先锋，是肖洛霍夫叛徒文学的积极兜售者。

早在一九五一年他担任省文联秘书长期间，就把奸商拉进国营企业，接受贿赂，同流合污，并为资本家免费广告宣传。为此受党内撤职处分。而后又屡犯党纪国法。受多次批判，不

思悔改，反而说：“震慑于目前的恶劣环境，深深地感到死的威胁。”“残冷碰伤了我，我易于落泪；卑污教坏了我，我满怀憎恨。”他要发泄“积压在胸中的闷气。”

近几年来，他抛出的短篇《草上飞》、《一次战地采访》、《铺草》、《共产党万岁》、《突破口上》、《火线入党》、《沂蒙山上的故事》等等，都是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

在《一次战地采访》中，卖劲地歌颂国民党反动军官钟磊，并进而为蒋介石表“功”。

在《草上飞》中，为叛徒张立唱赞歌。

刘知侠十几年来走着一条修正主义道路。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一本书主义”，毒害了不少青年。

《保卫延安》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大毒草

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个重大胜利，都是在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保卫战，更是如此。

杜鹏程的反党小说《保卫延安》，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大肆吹捧反党阴谋家彭德怀。小说第一章，一面描写毛主席“悄悄地撤退”，一面让骑兵通讯员对着王家坪窑洞的淡红色的灯光说：“天快亮了，明天敌人就可能到延安，可是彭副司令还在这里！”

在这本黑书里，大量篇幅吹嘘“彭总”如何“在艰难困苦的头”，扭转危机的局面。如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无耻地吹捧彭德怀是什么“严谨庄重的将军”，“伟大的军事家”，“西北战场的统帅”。

杜鹏程自一九四九年底开始写这本书的四五年时间里，一

直得到军内大右派陈沂，文艺黑线头目柯仲平、冯雪峰，反党分子习仲勋等的支持。完稿后，冯雪峰吹捧“这部稿子是写革命战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比《铁流》写得好”。并说：“如果他们（指总政文化部）通不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出版”。冯又和反党分子罗瑞卿的同伙一起，把它的原名《延安保卫战》改为《保卫延安》。

周扬、冯雪峰等一伙文艺黑帮头子开动机器，说《保卫延安》是“英雄史诗”，描绘了彭德怀的“卓越形象”，“关于彭德怀将军这一幅虽然还不够充分的，必然而已经传达了人物的真实精神的生动肖象画，是我们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成就。”

彭德怀当然格外开心，几次接见。一九五五年秋，竟把没有参加战斗的杜鹏程调到国防部，让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总结工作。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罢了官，而吹捧彭德怀的反党小说《保卫延安》却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泛滥起来了。一九六〇年旧中宣部召开第三次文代会，对这株大毒草不置可否。会下，刘白羽对杜鹏程说：“小说还很不错，改一下还可以发行。”陕西××剧院，依样画葫芦，编成《延安军民》，竟在一九六四年上京演出。西安电影制片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把它改成电影剧本，一九六一年列入准备拍摄的“选题计划”。这一切，同《海瑞罢官》等毒草的出笼联系起来看，反党小说《保卫延安》的反革命性就很清楚了。

杜鹏程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为彭德怀赏识，夸奖他的战地通讯写得“生动”。

杜鹏程同胡风分子关系密切。在看了路翎的大毒草《洼地上的战役》后，写信给另一个胡风分子鲁黎说：“看了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恨不得把自己的作品付之一炬……。”

杜鹏程是“三家村”黑帮邓拓的狂热崇拜者。杜在宝成铁路“深入生活”，邓去参观，赠诗一首：“宝成铁路四秋冬，住在茅屋草帐中，字字都是凝汗水，坚持一念为工农。”大毒草《燕山夜话》出笼后，杜称赞邓是“江南才子型”人物，“知识实在丰富”。

在西安，杜鹏程同柯仲平、魏钢焰、王宗元等混在一起搞反党活动。反革命《文艺十条》一出笼，杜就大叫要重视“作家的个性和特长”，为牛鬼蛇神助威。

杜鹏程是“三名”、“三高”的狂热追求者。他到处宣扬炮制《保卫延安》如何呕心沥血，手上磨出茧子。说什么“在中国如果只当个三流作家，我就不吃这碗饭。”《保卫延安》的稿本为冯雪峰肯定后，他又是叫，又是跳，疯狂地喊着：“这一下出头了！出头了！”这本黑书，在文艺黑线保护下，让杜鹏程得到十万〇七千元稿费。巨额的稿费，没有挽救了他，却使这个浸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汁的家伙，成了坏分子。

《小城春秋》是为陶铸歌功颂德的毒草

《小城春秋》是为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歌功颂德，为刘少奇的白区工作路线和叛徒哲学叫好的大毒草。它写的是一九三〇年厦门大劫狱故事。这年五一节，在李立三错误路线指导下，福建省委搞了“飞行集会”，使厦门地下党组织暴露，大批党团骨干被捕。接着又搞劫狱。

厦门大劫狱完全是错误路线的产物，而小说作者却把事件的时间改在一九三六年，这时已是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这样就颠倒了历史，混淆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从而为劫狱的负责人陶铸涂脂抹粉。

本书按照刘少奇白区工作的投降主义路线，大肆美化叛徒，宣扬活命哲学。把一些陶铸式的“共产党员”的叛变行为，大加歌颂。为了活命，他们可以放弃原则，抛弃难友，可以与敌人饮酒寻欢，可以听见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无耻谰言而不驳斥。

这本黑书，还故意捏造了一个被肆意歪曲的主张武装斗争的人物形象，骂他是“头脑简单的莽夫”，以攻击武装斗争的正确主张，宣扬“和平建设救中国”的谬论。

作者还用大量篇幅，津津有味地描写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的“三角恋爱”，这是三十年代的“革命加恋爱”的陈词滥调，拿到社会主义社会放毒了。

《小城春秋》作者高云览，笔名健尼，出身华侨商人，曾参加过“左联”，在白色恐怖年代，脱离革命。一九五六年病死。

《朝阳花》为贺龙歌功颂德

贺龙的老部下马忆湘于一九六一年抛出的长篇小说《朝阳花》，是为贺龙歌功颂德的大毒草。

小说歪曲历史，把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功绩，记到贺龙的头上。小说无耻地宣扬贺龙“一把菜刀起家”的“光荣历史”。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工农红军，说成是“贺龙那个红军”，“贺龙打富济贫的队伍”，把贺龙装扮成红军的“缔造者”、“领袖”和“人民救星”。真是一派胡言。

小说还一再美化贺龙的人格，说他象“昂然屹立在风雨中”的“一座岩石”。

这部小说的材料，大都是东抄西袭，改头换面拼凑起来

的，行径十分卑劣。”

吹捧贺龙的毒草丛生。流行较广的还有沙汀的散文《记贺龙》、歌剧《洪湖赤卫队》、陈靖的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白桦的长诗《鹰群》、韦君宜的短篇小说《龙》、回忆录《贺龙同志在赤溪河畔》、《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在长征的路上》、《忆贺英同志》、《缅怀先烈忆贺英》、孟亚的诗《传说》、田间的诗《山中》、还有《革命烈士诗抄》中的《泮源歌》、《晋察冀诗抄》中的《山中》、白桦的《金沙江的怀念》，肖三编的《革命民歌集》也有六首这样的东西。湖南《桑植革命史》、周立波的《战场三记》也有吹捧贺龙的地方。

这种吹嘘贺龙“功绩”的毒草的大量出笼，是刘邓黑线下的文艺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舆论准备。

《晋阳秋》为薄一波树碑立传

慕湘的长篇小说《晋阳秋》美化“牺盟会”，为薄一波之流树碑立传。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牺盟会”，是刘少奇指使薄一波之流投靠反动军阀阎锡山搞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之流，一贯来吹捧“牺盟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把山西人民抗日的功绩记在自己身上，并包庇重用当时在“牺盟会”鬼混的薄一波等一小撮叛徒。

《晋阳秋》的主人公郭松是“牺盟会”的特派员，同顽固派处处妥协退让，对敌人充满幻想。他同阎匪的门徒马县长结下了莫逆之交。他面对阎匪屠杀许多革命者的血淋淋的事实，

竟说什么“目前我们不能算这笔账，”“为了抗日，我们暂时只好忍下！”慕湘竟把这样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当着英雄来歌颂。

小说把阎锡山捧上了天。称他是山西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说他发下了五千多条枪武装群众，对汉奸恶霸无情镇压。一个共产党人，竟写书歌颂血债累累的战犯阎锡山，岂非咄咄怪事！《晋阳秋》的出笼，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为篡党、篡政制造舆论的一种表现。“三家村”黑掌柜邓拓，就于一九六二年为此书题诗曰：“抗日救亡话从头，往事烟云眼底浮。血水山川今再造，高歌千载《晋阳秋》。”可见这班家伙写书的罪恶目的。

《风雨桐江》为王明错误路线招魂

一九六六年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委托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指出：“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司马文森写的《风雨桐江》，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本书描写的是一九三四年春，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到顶点时期的福建沿海地区的斗争生活。作者赞扬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唯恐被人发觉，狡猾地把故事推迟了一年，成了遵义会议之后的事。

小说严重歪曲历史，把地主土匪武装之间的狗咬狗，写成主要的阶级矛盾，把农民革命武装的胜利，归之于地主武装火併所致，完全抹煞了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的决定作用。

司马文森丑化贫下中农，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这些人其